

## 久违了灯笼果

□吴妩

在奶奶的丝瓜架下，我惊喜地发现了一株灯笼草。长时间的高温，周围的花草都有些无精打采。灯笼草却丝毫不见疲态，在秋日的阳光下精神抖擞地撑起绿色小伞。点缀其间的灯笼果在风中微微晃动，如颌首，似招呼。我惊喜地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掐下一个“灯笼”。揭开绿色面纱，细腻圆润的果子小若绿豆，泛着玉石的光泽，令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灯笼草遇土即生，颇有韧性。河滩上、田埂旁、小路边、树丛下，随处可见。虽然是草，其状若树，枝杈俨然。《尔雅》里曾经提及“寒浆”，指的就是可以食用的灯笼果。秋日敞开怀，灯笼果的绿色面纱很快换成近乎透明的薄纱，收获美味的时候就到了。沿着金黄色的经络轻轻地撕开，就可以品尝到颜色酷似蜜蜡的黄色浆果。

小小的灯笼果，是童年时期最为熟悉的野果，味道酸甜，丰盈多汁。儿时的放学路上有一块坡地，常能遇见成熟的灯笼果。在手心攥上五六个，边走边吃，颇为惬意。有时候爷爷会带回整株的灯笼草。洗净晒干后，加白糖熬煮饮用，据说这是治疗咳嗽的土方。在友人家中还见过梅子汁腌制的盐渍灯笼果，用于缓解喉咙肿痛。想来和爷爷的“土方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据记载，灯笼草全株可以入药，果实有清热功效，外敷可消炎，花萼可作为定喘药。我喜欢把灯笼果一个个摘下，用棉线仔细串起，挂在窗台上欣赏。起风的时候，能听到灯笼果碰撞发出的“沙沙”吟唱。起舞的灯笼果仿佛是秋姑娘的风铃，点亮了漫长的童年时光。

灯笼草还有个特别的雅号：十姊妹花。明朝诗人袁宏道就写过一首《戏题十姊妹花》：“缦屏缘屋引成行，浅白深朱明样装。却笑姑娘无意绪，只将红粉闹儿郎。”古人对于一草一木，无不仔细观察。灯笼草在盛果时期挨挨挤挤，确实像年龄相仿的姐妹互相打闹。

除了乡野常见的野生灯笼草，我还网购过一种红色灯笼草，结出来的果实橘红，是油画般浓郁的颜色。四瓣如铃，中含丹实，剪下几枝当做鲜切花，如夕阳晚照，足以温暖一角。这种灯笼草生命力顽强，不曾挑肥拣瘦，种在椰子壳里，依旧葳蕤生长。红色灯笼草有很多诗意的别名，比如挂金灯和洛神珠，还有一个名字十分俏皮：红姑娘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燕京野果名红姑娘，外垂降囊，中含赤子如珠，酸甘可食盈盈绕砌，与翠草同芳，亦自可爱。红姑娘曾经广植于宫殿，清朝词人纳兰性德也赞美过其风姿：“骚屑西风弄晚寒，翠袖倚阑干。霞绡裹处，樱唇微绽。”“红姑娘”熟透时别有韵致，外罩一袭橙红色的薄薄纱衣，果实藏于期间，有点像如今园



林常见的蔓性风铃花，自成一景。

关于红姑娘，还有一幅画面令我难忘。在家附近的书店，我偶然翻阅到一本叫做《红姑娘》的书。故事很简单，小女孩去乡下姥姥家度假，想品尝妈妈孩提念念不忘的野果。可是野果却被一只小山羊提前享用了。细心的小男孩蛭蛭给她带来了一捧美味的红姑娘，还告诉她红姑娘种在哪里。小女孩出发寻找，爬上一段陡坡，待抬起头来，哇！一片壮阔无边的红色秘境撞进眼帘：红得晃眼的果子、层层叠叠的绿叶，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蔓延铺陈，遥与云接。那时还未见过真正的红姑娘，惊奇的余味延续至今。

去年国庆节，我在黑龙江省的绥化市吃到了一种深紫色的姑娘果。当地人说这种果子的方言名字特别有趣，叫东北大紫扣子，个头足足有普通灯笼果的五六倍大，味道酸甜，带着奶香。卖水果的叔叔说，家里的小园子年年都种大紫扣子，一来可以售卖，二来可以让孩子们回味这种老底子水果。回到甬城我还时时想起，可惜当地并没有售卖。而水果摊常见的那种“姑娘果”，个头和颜色都接近于野生的灯笼果。枯黄的薄纱一般的外衣，像包装花束的皱纹纸。油亮亮的果子格外饱满，味道是小番茄和鲜枸杞的混合物。

“不展欢颜开口笑，只为风中护佳人。”有些灯笼果即使到了深秋仍然不曾凋落，宿萼的叶肉部分逐渐失去水分，只剩网状的叶脉笼罩着果实，看上去竟有一丝凄美的味道。“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。”关于曹雪芹先生笔下的绛珠仙草究竟是何种植物，向来众说纷纭。灯笼果、湘妃竹等植物都曾被列入候选名单。其实答案已经无从考证，又或许世上并没有真正的绛珠草。但寒风里的灯笼果确有绛珠仙草的品格。黛玉的判词是“心较比干多一窍”，而灯笼果即使面对风刀霜剑，依然用那脆弱的筋络网衣，守护着一颗玲珑剔透的红心……

## 凌霄花开

□朱凌云

在秋天盛开之前，凌霄花抢先一步盛开了。

周末带着婆婆郊游，车子驶入四明山区，看到一旁的山崖上瀑布一般悬挂着大片的绿藤，绿藤之中橙红色的凌霄花正开得团团绚烂。

婆婆惊呼：“这花真好看！”

我很意外，婆婆居然也会觉得花好看。要知道我家阳台上的花盆但凡有缝隙的地方，全都被她栽上了小葱、蒜苗。花盆里的原住民最后统统都得给葱蒜让位，再好看的花也难逃一劫。

原来，她也懂得欣赏花的美丽。

第一次看到大面积的凌霄花，是在杭州的胡雪岩故居。

古色古香的中式园林外，凌霄花用绿意将白墙装扮，挡不住的热情中开出耀眼夺目的花朵。一墙的凌霄花在风中招展，自然的生机蔓延过长长的小巷，也蔓延进历史的时空，使得热烈与静谧、鲜活与古朴相峙而立，却又相映成趣。

满墙的凌霄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那时候我并不认识它。好在手机里有辨识植物的软件，知道了“凌霄花”的名字，并且知道了它的花语是慈母之爱。

怎么会是慈母之爱呢？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

慈母的爱不都是含蓄而质朴的吗？如同孟郊这首《游子吟》中所写，慈母的爱从不张扬，她把所有的爱都简单地密密地缝入了游子的衣裳之中。而凌霄花呢，它的表达多么醒目、多么热烈啊！

凌霄花花朵的颜色极其艳丽，大概只有夏天火红的石榴花能与之一较高下。但是石榴花

长在高高的硬朗坚强的石榴树上，而凌霄花却长在无力的藤本之上，虽然绿意盎然却也只能柔弱地攀附于其他物体之上。

凌霄花，何德何能配得上慈母之爱？

直到这次我又一次看见它，在山区陡立的山崖而非平展的院墙。

在高高的崖体上，土壤贫瘠，岩石裸露。凌霄花向四面八方小心翼翼地探出长长的触须，顽强地攫住每一寸可能生长的土壤，紧紧地握着这一线生机。它积聚浑身力量无声却坚定地攀爬，在绝境中开辟出一片天地。凌霄花本是柔弱的，在此处却坚忍不拔。有限的水分和营养，丝丝缕缕地沿着细茎内数条同样细弱的导管，输送到花朵处。

它紧紧地护着它的花朵，它的花朵由此热烈而绚烂。

这是多么柔弱而又磅礴的力量！我突然就理解了凌霄花的花语——慈母之爱。以简单平凡之身坚守一方天地，在有限的空间伸展无限的可能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为花朵耀眼明媚的绽放让位。

回到家中，我和婆婆一起准备晚餐。她走到阳台掐了一把小葱，为她研制的新菜加上不可或缺或佐料。阳台上有限的空间里只有葱蒜长得郁郁葱葱，她对那些退居二线的花草视而不见，毕竟在婆婆的眼中，让家里人吃上一日三餐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到她心甘情愿放弃乡间安逸的退休生活，日日埋首于儿子儿媳厨房的锅碗瓢盆间。一辈子热衷菜泡饭的她，开始学用对她而言难于上青天的手机软件，以及研究那些软件上难于上青天的菜谱。

总第7328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